

往事  
微痕

# 一念之差未去臺灣 家破人亡後悔萬分

GETTY IMAGES

文 | 楊承民

我的小姨婆和大阿姑在抗日期間是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，大阿姑還被流彈打中，傷勢伴隨一生。如此的為國付出，沒想到一念之差，小姨婆阻止了家人去臺灣，卻迎來了一連串的噩夢。

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（奶奶）同父異母的妹妹，我的大阿姑是我爸爸的堂妹，那時我爺爺已經過世，她們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鄉下。由於年齡相仿，她們和幾個堂弟妹親如手足。

## 小姨婆和大阿姑熱血報國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年輕人個個愛國熱忱高漲。小姨婆、大阿姑參加當地的抗日行動，其中大阿姑最為積極，而且她又生性活潑外向，能歌善舞，能說會道，講演寫稿演唱組織樣樣拿得起。不久，她們又不顧父母阻攔離家。我父親曾趕到擺渡口搶她們的手提箱，企圖拉她們回家。

她們同其他年輕人一起先在本縣和鄰縣宣傳抗日，募捐錢款，後來還轉輾來到安徽和江西，參加過宣傳隊、政工隊和戰地救護隊。雖然沒在槍林彈雨裡衝鋒陷陣，奮勇殺敵，但也盡了一己保家衛國的義務，大阿姑還被流彈擊中肺部。

她一度成為慈溪縣的名人，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。有一次她得知母親病重，悄悄趕回家，同她妹妹一起將她母親送進已經淪陷的慈溪縣城的慈城醫院。儘管醫院床鋪緊張，當醫院院長得知病人是她這個抗日名人的母親，立即讓住院治療。

## 阻攔家人去臺灣 姨婆懊悔萬分

可惜這些宣傳隊救護隊是國民黨領導的，她們的愛國行動多年後變成了罪孽。

在江西，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別認識了兩位男士。小姨婆認識的是一位國民黨軍醫，軍階上校，是江西樟樹人，家境殷實。小姨婆回家後再去江西同他結



▲1932年3月：在抗日戰爭期間，中國國民黨軍隊與日軍作戰。

婚。他們不久有了一子一女，過著平安溫馨的生活。

1949年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，大陸易幟。作為上校軍醫，他原本可以去臺灣，但我的小姨婆堅決不肯去，一方面她不願離開自己的娘家親人，另一方面她因為當時正懷小女，因此全家就留了下來，回到他樟樹老家。

不久她就懊悔萬分。土改開始，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動軍官，他不願一再受刑受辱，懸梁自盡。自此之後，小姨婆頂著一頂地主婆的帽子，含辛茹苦扶養三個年幼的子女。幾十年來的艱難坎坷我也只是後來零星聽到一些。

她的兒子，我的毛毛叔，自幼聰慧過人，小學初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，但因為他的出身，高中不被錄取。然後他在家一邊幹農活，一邊晚上自學高中課程，希望能參加考大學，當然這也是痴心妄想。

他是一個孝子，文革中他背著母親去挨鬥、遊街，不怕別人說他是地主階級的「孝子賢孫」，晚上去田裡摸田螺、抓甲魚，讓母親有些葷腥增加營養。由於他聰明好學，動手能力也強，替生產隊修理農機，革新農具，培育良種，才沒受更多的苦。

我父親和在上海的其他幾個

親戚開始每年會匯一些錢去接濟小姨婆，每年有一、二次信件來往。1966年文革開始時，我父親寄了最後一次錢。因擔心匯款單會引人注目，不能到她手中，這次是將幾十元現金放在平信裡寄的。以後爸爸自身難保，兩年後投河自盡，我們與小姨婆就斷了音信，直到文革結束。

我見到她是文革結束後，她再來上海。儘管幾十年飽經風霜，頭髮已花白，臉上也布滿了皺紋，但看上去依舊風韻猶存，舉止談吐沒有「鄉下人」的味道。

劫後重逢，她同我母親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，互相老淚縱橫，抱頭痛哭，泣不成聲，然後又互相安慰。她對當年阻攔一家去臺灣後悔莫及，說是一著走錯，滿盤皆輸，是她害了全家。她這話以後又反覆說過多次，這一後悔負罪感長久難以釋懷。

## 姑丈頭戴「反革命」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

我大阿姑的丈夫，我的姑丈，是江西婺源人，原國民黨軍隊裡的文書，被正式戴上了「歷史反革命」的帽子。

我見他過兩次，一次是六十年代初與大阿姑一起來上海，印象不深，只記得他送給我和我哥

許多郵票，那時我剛開始集郵，看到這麼多漂亮的郵票，自然眉開眼笑，心花怒放。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後，文革剛結束，他顯得很憔悴，低著頭，神情黯然，憂鬱的眼神黯淡無光，說話不多，聲音沙啞，淨是講述大阿姑的最後幾年的事，悲痛之情溢於言表。

大阿姑來上海的次數比姑丈多，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，同阿娘擠一個小床。一米七幾的大阿姑擠在阿娘床上，擠得床都吱吱作響。大阿姑能幹活，快人快語，豁達開朗，我們家的人平時話語都不太多，她一來，歡聲笑語滿屋。

她見多識廣，我們很喜歡聽她講各地的風俗習慣，人情風貌。她快手快腳，幹練俐落，搶著幫我母親做家務。我吃過她做的江西名菜「粉蒸肉」，香噴噴，亮晶晶，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。

我最後一次見她是文革開始不久的1967年新年。她剛到上海沒幾天，江西當地就打電話來催她回去，當時全國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正如火如荼，我們立刻就有不祥的預兆，她卻認為沒有大事，反過來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擔心，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掃

地出門，從城鎮趕到鄉下。

1971年新年她最後一次來上海時，我剛去農村插隊沒回家，所以沒見到她。

她帶來了她自己養的雞，晒的筍乾，還有著名的婺源綠茶。說到當年抗日雖說投錯了廟，可那些共產黨老幹部現在不也一樣被鬥得死去活來。在農村，雖然也挨過鬥受過辱，但是姑丈自學中醫，在當地小有名氣，他們樂於助人，為人治病解痛，排憂解難，所以也沒吃太多的苦。

他們兩人沒有子女，長期相濡以沫，相依為命。大阿姑那次風塵僕僕而來，依依不捨離去，是她最後一次來上海，回去不久她身體就每況愈下。大阿姑去世前病重時，姑丈到處翻醫書查偏方，上山挖藥材，但最終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。

## 階級鬥爭時代下的犧牲者

當年兩位熱血女青年，美麗、活潑、聰穎、熱忱，在國家民族遭難之時挺身而出，抗日救國，以後的命運本不該如此坎坷悲慘，對社會也本該有更大的貢獻，可惜生不逢時，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，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年代，她們成了中國無數賤民中的一員。

# 埋藏大善行50年的尼古拉斯·溫頓

文 | 梅媛

在那暗無天日的戰爭年代，他以一己之力，拯救了數百個孩子，並將這個秘密塵封了半個世紀。這位被稱為「英國辛德勒」的英雄就是尼古拉斯·溫頓（Nicholas George Winton）。

## 一場意料之外的旅行

尼古拉斯·溫頓（1909～2015）出生於英國倫敦，二戰爆發前，他是一位股票交易員。一場意料之外的旅行卻使得他的人生從此改變。

1938年聖誕節前夕，溫頓跟著朋友一起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

布拉格。當時，他完全沒有預料到戰爭會席捲整個東歐。

在布拉格，溫頓目睹了納粹戰爭的暴行，同時看到了大批難民。同時他發現，朋友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實是要幫助猶太人逃離捷克。當時，25萬剛從德軍占領之地蘇台德地區逃出來的猶太難民蝸居在布拉格，很多猶太父母自知難逃厄運，便想將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
溫頓得知這個情形後，便開始籌措資金及簽證，還找來願意收養孩子的家庭。白天，他在證券交易所上班，其餘的時間，他都用來拯救這些孩子。

1939年，他從納粹占領下

的捷克斯洛伐克救出了669個孩子，分八批送到了英國。1939年9月1日，希特勒入侵波蘭，第九批未能成行，原本要被送走的250個孩子，就此踏進了大屠殺的煉獄。

## 保守了50年的秘密

幫助東歐猶太兒童外逃的線路被切斷，但溫頓並未放棄這項未竟的事業。他隨即入伍，成為了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員，投身與納粹戰鬥的前線。戰後，溫頓回歸了平凡的生活，結婚生子，但他始終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那八列營救火車的事，他將這項善行深深的埋藏在心底。

直到1988年，溫頓在戰爭時期的營救事蹟才被公諸於世。他受邀出席了BBC的一個電視節目，主持人當場要求被他救過一命的觀眾站起來，許多人都站了起來。

事先並不知情的溫頓愣了一下，接著，老邁的他緩緩的站了起來，轉身看著這些當年被他救上火車的孩子們，這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使得他感動得頻頻拭淚。

尼古拉斯·溫頓的此項悲天憫人的義舉可與奧斯卡·辛德勒（Oskar Schindler）所為並列，他被人們尊稱為「英國的辛德勒」，且長達半世紀以來，溫



▲尼古拉斯·溫頓位於布拉格火車站的紀念塑像。

頓都對自己的善舉緘口不言，他這種為善不欲人知的胸懷實在令人敬佩。